

「さばかりの事に死ぬるや」
「さばかりの事に生くるや」
止せ止せ問答

————石川啄木

服下那片奇迹般透明无味被阿东戏称为神品的药片之后的第二天，我开始渐渐看不见周围的人了，当然以示平等，周围的人也渐渐看我不见。不过我想他们也许并不讨厌这样真切地看不见我这样一个一脸拽气走路吊儿郎当带着一股不和你们同流合污的混账劲的年轻人。事实上我也彼此彼此地懒得搭理上海熙熙攘攘攒动的两千四百二十万颗人头，从平常训练的场馆出来首先歇息的酒吧离我和珊雨的公寓有两公里的距离，行走在这两公里的路上的黄昏是我对人群的厌恶曲线达到峰值不二之选的时刻，故作仪态的中老年妇女、衣着动作之精致以致让我误以为其人生目标是成为保加利亚阿吉斯先生的年轻男士和努力摆出沧桑模样以摆脱油腻事实深陷中年危机的大叔擦肩而过，宛如无数片巨大丑陋的磨石在摩擦，其擦出的火花没半点有他们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小资式的丰腴绚烂，反而让我这个旁观者难受得想要落荒而逃，可我又被困在人海之中如同置身于一罐保质期即将来到的鲑鱼罐头里，唇边的空气充满了名为优越和做作的致臭元素。“良禽择木而栖啊”这句已被扭曲原意的话时常被拿着前来询问为什么我们不换个地方住。每当此时我都会孤芳自赏地辩解道：珊雨和我这般活得潇洒自如的纳税人怎么会真正在意这些人潮和骚动呢？假如可能，眼不见为净自然是上上之选，不过如果像每日必须经历的鲑鱼危机这样无法脱逃的情况，那便让这挨千刀的无聊时光流得快些，再快些吧！我想要么是有冥冥之中的神明看到了我的胡思乱想准备用手中本该用于天灾人祸中的神力帮我一把，要么便是无趣的生活已经腻烦于猫戏猎物般戏耍我因而希望弃我而后快，这般的理想被我靠着那片阿东给我的透明药片实现了一半。

阿东是馆里新来的菜鸟，初来乍到的那个早晨阳光烈烈地泼在他推门而入的脸上，那阴影和光亮勾勒他嘴角半柔半硬的线条分分明明地写着“我是无知无畏的年轻人而且我尤其以之为傲”。因此我们并没有怎么想理会他这样看起来就会拖住第一个对他表现出欣赏的老手并不停地黏下去直到死磨硬泡套出他所有的运动技巧然后便带着伪装出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般的弑父神情独自成名的典型运动界所谓的新鲜血液。不过过了三个多月，阿东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表现出任何形式失落或者刻意接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尝试。于是我想他大约有两种可能，一种便是这个年轻人城府深得像北京北新桥的锁龙井，里面锁着一旦被放出便会毁天灭地名为贪婪的恶龙，另一种便是这年轻人是一个和我一样安安心心想借运动来挣一份能撑起名为生活的债务的薪水的普通年轻人。不过他也并不是运动天赋奇高的类型，即便是这样拖拖拉拉地锻炼小半年也只是以缓慢的步伐挪向百米十四秒的阿东注定在运动界不会闯出惊天动地的名堂，这也就意味着有小于二分之一的可能他只是想借助自己尚还有力的年轻躯体混过一段日子，这便和我自诩洒脱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不过这小于二分之一的几率却不能阻止我对他升起结交的兴趣，毕竟一个对生活不在乎的人就是一个实打实的潜在赌徒，于是我和他渐渐攀谈起来时才发现阿东和我的兴趣观念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在周五的夜晚喜欢和女友一起互不说话地走在街道上听着AC/DC的黑冰这样独特的习惯也都丝毫不差，因此我和阿东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有一天傍晚我们结束训练，像往常一样坐在酒吧里喝着一样的长岛冰茶时，阿东突然问起我的理想，我便回答道要么让我再也看不见这些无趣的行人，要么让时间走得快到能让我真正地尝一尝遗世独立的滋味。说完我便嬉笑着看着阿东，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梦呓式的荒诞梦想注定是镜花水月一场，而今天我随口便说的原因或许是傍晚仍然毒辣的阳光灼得人不得不随口说些天马行空的谰语以缓解体内涌流的燥热。可阿东却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神秘严肃的样子凑近说道，如果我说此时此刻，可以给你一个真真切切的机会来试试呢？他说着从运动包内侧口袋里翻出了一个袖珍的密封塑料袋，挤出那颗几乎看不出轮廓的透明药片。我自然是喊声着推开了他换了衣服还能透出一股汗味的肩膀，一面想着这小子是不是磕了药，不过我想这药一定贵得离谱，毕竟我还没见过这样能像玻璃那样晶莹透明的药片呢。不过阿东并没有因为被拒绝而显出十分的生气，反而又恢复了他那副笑嘻嘻的样子，带着像我一样满不在乎的神情将药片按在了两人中间的吧台上，“不过无所谓了”，他说完

便仰头喝光了杯里的酒，起身整了整衣袖离开了。不知是什么材质的吧台上雕着黑色的木纹，黯黯地借着夕阳对着我撇嘴。不就是个玩笑么，我想着，把药片捏起来就着酒一口喝了下去。

那天的夕阳在酒吧事件后依旧兴致盎然地灼着大地，我想它一定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才不情不愿地将它的触手从早已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收回它八分钟前的镜像领域。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的我继续在酒吧里呆坐看了那么久的夕阳，一路躲过了晚高峰活像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上角马大迁徙的人潮。我只记得酒吧推门玻璃在余晖中映出一种特有的得以昭示出清洁工懒惰成果的水渍，远远看上去倒像是环绕着将逝斜照的一条条扭曲了的星河。

因无意躲过人潮得以有空一睹城市真容的两公里时间带来的欣喜很快便被公寓楼道里再一次罢工的走廊灯一扫而光。自己因为懒得与喋喋不休的居委会阿姨抑或曾一度被怀疑是现代都市焦虑根源的巨量物业意见反馈表扯上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一直对走廊灯的好坏与否持着一种即因物业尸位素餐而嗤鼻又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因此我只是在无光的缓步台稍顿片刻便一路走上了三楼。301室的门口一如既往地整洁，即便我作为在楼房里居住五年的老租户对于这位301室的主人依旧毫无印象，细细想起似乎一次也没见过。但301室门口确实一尘不染：一方绛红的地毯上一板一眼地用英文写着：随时。我和珊雨也自然把这位未见真容的301屋主当成了常年闭门不出的怪人，一如《天使爱美丽》里的玻璃老头。

钥匙转动老旧门锁的声音对于沉睡中的珊雨显然不值一提，静寂房间里的声响除了厨房隐约传来的规律滴水声就是她均匀的呼吸。专栏作家带给她的不仅是看似高人一等的身份和与之不匹配的微薄薪水，还有因被灵感牵着鼻子走而产生的不规律作息。只要是作家大抵对于幻想文学都不会显现出过多的反感，像珊雨这样的年轻作家或许还会颇为钟情于这般挥洒自己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不过在以爱好为职业的途中一个人可以很快地发现自己不再是乐趣驱动的智能人而是物质生存抑或对于长辈或后代莫名其妙的责任所驱动的机械体。珊雨自然也是其中深知自己处境却依旧无可奈何的一员。做着牛肉炒面时我有些无奈地想着。

像往常一样地做好一份给自己一份用保鲜膜封好放在冰箱里以供珊雨随时拿微波炉一转便可以吃的炒面之后，我没有关厨房灯就端着炒面盘子来到了满是黛蓝色调的阴暗客厅，坐在呼呼大睡的珊雨旁边吃了起来。窗外深蓝的天空标志着日月争权而兵荒马乱的动荡时代，而尘世似乎对于天空世界的争斗毫不关心，只是淡定自如地缓缓点起万家灯火。借着昏昧的天色我端详着珊雨那猫一样的沉静睡颜。

她真美。

我想。

第二天早上，从前一天晚上被我刻意拉开少许的窗帘缝隙中挤了进来晨光成功地抢在闹钟之前把我叫了起来，当下意识地伸手用五指妄图遮住不断流泻的阳光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像极了日本热血动漫片头曲中的愚蠢男主角，于是我起身吻了吻珊雨的额头便匆忙离开了。不知是因为她迷迷糊糊地嘱咐我路上小心还是初阳下她随意箍着黑色橡皮筋的手腕显得尤为动人，本已经半只脚跨出门槛的我又折回来紧紧地抱了她一下。她在半梦半醒里咬了咬我的耳朵以示回应。

在半途中才回想起自己参加了区域短跑联赛的愕然并没有阻止我漫不经心地发现四周行人的步伐似乎比平时沉重了少许。不过当我仔细驻足观看时才发现在他们脚步中的不是沉重而是迟钝，虽然其速度相比平日只是慢了一星半点，但这并不能阻止我麻木似的欣喜于获得一种所谓的局外人视角。此时的我突然想起昨天傍晚一起在酒吧痛饮长岛冰茶的阿东，从他轻松的表情来看他似乎并不记得关于比赛的哪怕一鳞半爪，我想时常像我一样常常睡过头的阿东是绝对不想在短跑区域赛即将开始时让提到自己名字的做作播报员嗓音响彻整个赛场的。于是我一边想着如何狠狠从叫醒功劳中敲詐阿东一笔一边开始在老式苹果通讯录里翻了起来。可无论我将那本就只有三页的联系人翻了多少遍，阿东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当翻完第五遍通讯录甚至查完了所有本应存在的通话记录却只能无奈地看着荧幕顶端的数字增加到7:21时，我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自救。

更令我感到不安的当属问及抓紧一切时间热身的队友和在旁冷眼旁观的教练时他们的回应：无论是摸着额头问我近来无恙还是一口回绝查无此人的回答都让我一层层陷入更深的迷茫和惶恐以至于直到站在起跑线前时我还深处一种深比马里亚纳大海沟的自我怀疑之中，不过这种自己恰巧是一种全新的都市妄想症的首个幸运患者概率的思考很快被发令枪的巨响所打断，而当思绪重新接管身体时我就仿佛看到这场比赛因为自己显而易见的走神而导致的已然绝望的结局。不过我喜忧参半地发现周围事物略有缓慢的速度在当下已经慢到了肉眼可见的档次，以至于落后半秒走神后奋起的我很快便超过了一个一个早就在我心目中被贴上不可超越标签的身影接着一路撞上了自从高二联赛便再也没有触碰过的终点线，在裁判愕然掐表的眼神和教练因缓慢而显得尤为滑稽的叫好声中渐渐停下了脚步，听着似乎被空气大坝阻挡了一瞬才决堤而出的鼓掌叫好声，我的心里仿佛被过糖的冰镇可乐雨痛浇了一番——一种自从珊雨接受我的表白后便再也没有体会过的狂喜。虽然两位不婚主义丁克的结合并没有带来在上一代长辈眼里所谓显而易见的成就，但对于彼此的喜悦不下于电吉他手桶头和我的化学浪漫正式宣称合作——如果说我们彼此相识的喜悦就已经比得上桶头摘下面具的话。此时此刻的上海天空一片晴朗，云朵厚实硕大得仿佛要发出靴底碾压雪堆般令人心旷神怡的吱吱声，一如我春暖花开的内心世界。周围泡沫似的人潮开始滑稽地向我挤来，一如过多起泡剂下的洗澡水的仅剩时日——被黑咕隆咚的浴缸漏口吞掉之前的几分钟——而我就像那个无辜的不锈钢滤塞：他们希望看到的只是一个夺下桂冠的运动员，是否是我并非重要。而当风的方向变动之时，他们的指责和谩骂却要让我照单全收，一如滤口须得捏着并不存在的鼻子无怨无悔地拥抱无数污物。而现在他们慢了一格的动作如同一道闪电劈向我的大脑——假如一只崭新锃亮的滤口看到了饱含污物的水浪缓慢涌来时，它那并不存在的视神经又会引导虚无的大脑得出怎样的反应？看着几个斜挎包上印着当地名头响亮电视台的记者慢了一小拍地摆正相机，后排的观众撑着膝盖站起振臂欢呼撞翻了旁边孩子的杯装青苹果口味芬达洒在了他的牛仔褲上。我感受到了一种相比赢得联赛更为淋漓的快感——疏离感的权柄尽在掌中，于是我以四分音符的速度迈开双腿奔向了出口。

反应最快的记者以附点二分音符的速度转过身，在世界被白光填满的一瞬拍下了我的背影。

“我真的感觉世界慢了好多”，我放下以我潇洒离去背影配上努力便可以改变一切的无趣标题头条的当地报纸抬头看向珊雨，“你也是。”她面对着打开的手提电脑，一阵行云流水的噼里啪啦之后便扭过头透过硕大的无框眼镜忧虑地看向了我，即便是以往迅捷的敲击键盘声如今也变得清晰可辨。珊雨缓

慢地扣上电脑摘下眼镜坐在了我的身边，她的语调由于缓慢显得少了很多咄咄逼人而多了几分机械的温柔：“别想太多，可能也就是跑的太猛缺氧。”说完她转过头，嘴角的微笑却绽放了起来，“你们文科生就是蠢。”刚想说一句话的我被她另一只早有准备的手捂住了嘴，“你呀，就算是快了一拍，也休想吵赢我！”她哧哧笑着移开了手吻上了我的嘴唇。

“对了，牛肉炒面多谢了。”她起身时揉乱了我的头发。继续回到荧幕前噤里啪啦。

呵，都多久了，还在吹嘘她那文理兼修的那点破事，抿着嘴唇在心里小声抱怨了一会后，还是在心里珊雨的荣誉墙上不情不愿地背书了一次。看着她在荧幕前时而抓耳挠腮时而两眼放光的样子，我却满脑子都想着她洋洋得意大吐其舌的形象，这让我有些生气。

拒接教练打来的第七个电话时太阳的圆脸刚好被远方电路板样的层楼叠嶂吞没，夜晚派出了黛蓝的前锋部队开始向着式微的日色帝国方阵发起进攻。珊雨有些忧虑地瞥了瞥我和我手里刚一振动就被掐停的手机，又对着写的七七八八的稿子眨了眨眼，“出去散个步吗？”

夜色温柔得像梵高笔下的罗纳河星夜。路灯任劳任怨地举着火，往去的人却没有一个称赞。

珊雨和我共用一个随身听听着黑冰，这也让我们多出了诸多不便，但都随着彼此打趣称为连体婴儿的大笑化为乌有。我很惊讶于自己居然在狂躁的黑冰中感受到夜晚的恬静，周围的机车也慢了下来，尾巴上的红灯在忽明忽暗的路上拉的好长，一如深海里的琵琶鱼，也不知今晚钓的是哪一个无知女生。我想，今晚的年轻人们一定是做了天大的好事，竟然能感动上天挥手抹掉了长期征用广场载歌载舞的中老年偶像天团。今晚的天空没有月亮，广场也没多少灯光，星子寥落地撒着银色的胡椒粉，等着这个城市忍不住的时候一个喷嚏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朝阳。中央的喷泉在夜色下显得晶莹剔透，因为缓慢的缘故宛如一个快速融化同时快速生长的冰雕，“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阿根廷人的名句忽然自然而然地涌入脑中。

踏在宛如黑曜石的地面上，我望着沉默的星天，突然感到了一股空无。

一股拉力把我从星空拉回地面：珊雨竟然在后面。平时的她宁愿被我嘲笑为短腿小柯基也要步履不停地走在我的前面并美其名曰开风气者，今天却因为缓慢被落在了背后。摇头晃脑听着AC/DC的珊雨奇迹般地忽略了这个惊人的事实，见我回头，她目光顺着我不解的目光同样不解地攀了过来，活像一株急速生长的藤。

可在下一个瞬间，两束目光同时变成了惊恐，一个早些，一个晚些，但我现在觉得，其实我们并不分先后。

珊雨就站在我背后，齐肩的短发，贴颈的颈链，背后是以灿白灯团点缀的黑色都市和映得发紫的夜空。可我清清楚楚地“透过”珊雨单薄的身躯，看到了她背后的街边指示牌：蓝底红叉，停止。

“我能看到你后面的东西！”我一把扯下耳机奔向珊雨，大吼了起来。

“我一也是一！”珊雨慢慢地扯下耳机，弯下腰惊恐地看向我。

几乎是一下子撞进了彼此的怀里，我们谁也没松手。这时随身听摔落在地，发出最后一声哀鸣。

之后她回忆，当时她透过我看到了一片灯光映出的云海混沌，昭示着阴天的降临。

上海的夜晚失去了说话的兴致，但雨声却越俎代庖地喋喋不休。第二次把哭醒的珊雨哄着重新入眠后，我慢慢掀起绒被滑下了床沿。夏日特惠时购入的大地毯似乎有着比想象中更为优越的质量，起码我焦灼的脚步声已经被它不忌荤腥地一口吞下，声音似乎比隔音窗外的雨声还要弱上些许，于是我放心地迈开步子走到了窗前。今日的怪事多得让我只能用咄咄逼人这个词来形容，让我直到现在才得以舒气一整纷纷乱乱的思绪。首先是阿东的离奇失踪，二是相比于我，世界似乎肉眼可见地慢了少许，其次是在我看来，我和别人似乎正在渐渐归于透明。这三件怪事每一个都是我闻所未闻闻所未见，甚至诉诸理性与逻辑也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任何结果。我看着雨滴汇成的缕缕水流百回柔肠地舔舐着玻璃，宛如和珊雨每次都恨不得把彼此的肤血肉骨都融在一起的狠狠拥抱，一时间凄惶无语。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自己就像误入九龙城寨的鸭子一样毫无头绪，所有对电影小说突发场景时呆滞迟缓的角色的嘲讽仿佛在现实里一转眼珠对我狠狠倒戈一击。除了呆呆看着珊雨未熄的电脑屏幕映在沙发靠背上不停变换的光斑之外，也只能在脑子里一遍遍重现白日里一场场荒谬的舞台剧，直到窗棂外的暗云裹尸布一样层层包裹着拉撒路样的日神使其泻出沉沉的光芒，奏响了黑夜与疲惫的安魂曲和噩梦与黎明的序章，而这里的噩梦同时包括了两层含义。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时钟的短针停在了数字五，窗外久病初愈似的暮云似乎拼成了两个醒目大写字母：PM。我撑着睡得麻麻酥酥的身体勉强从地毯上挣起身子——天知道为什么我会睡在地上。手机被珊雨放在了床头柜上，锁屏界面上却与教练火爆脾气应有的夺命连环拨号相反地没有任何通话提醒。我疑惑地进入最近通话记录才发现标着教练的拒接记录只有寥寥几条，并且最近居然出现了三条绿色的通话记录，时间从三分钟到十分钟不等。

或许作为守夜人反命题的珊雨知道些什么。如此想着的我扭头疑惑地喊了一声珊雨的名字，回答我的却只有一片寂静里厨房的滴水声。或许珊雨正在企图通过散步的方式寻找她难得失去的灵感吧，这样倒也许对她那快要被经年累月的宅居生活惯坏了的身体有所裨益，一番自我安慰后就连自己也感到了几分无聊。于是我披上外套推门而出，希望能在小区里找到一只闷头疾走的珊雨。

开门的瞬间对门301室前大大写着“随时”的绛红地毯在伦勃朗式的残照里显得尤为鲜艳醒目。

这时才想起了那件重要却被遗忘的事情，恍如在主机射击游戏里松开了切换键般感受着远景逼近近景转远：平日嘈杂的街区现今充满了割裂的噪音，熙熙攘攘的人群变成了透明的群鬼。老树上一只啄木鸟笃笃地啄着朽木，动作慢得宛如情人试探的吻。彷徨驱使着我加快了步伐，在刚显出惊异神奇便被甩在身后的人群中漫无目的地寻找着珊雨的身影，终于在一根电线杆旁看见了忙着张贴寻人启事的珊雨，彩打的A4纸上清清楚楚地画着我的尊容。制止了动作缓慢的珊雨并在一番吃力的解释后，我拉着珊雨脚步“坚实”地走回了公寓。因为缓慢显得极为滑稽的珊雨甚至让我一时忘记了身处危机的焦虑转而打起趣来：“等到以后我们老了我肯定就是这样搀着你这个老奶奶。”“我——什——么？”“老——奶——奶！”

又急又气的珊雨并不能阻止我因自大与愤世嫉俗而虚构出的快乐，未等珊雨答话我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大侃疏离感与实验艺术的现实社会意义。直到珊雨红着眼睛狠狠按下我保持演说家姿势的右手，颤抖着质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我才冷却下狂热的内心。一番问答后这才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我在珊雨的眼睛里已经几乎没有实体存在，这也是为什么睡在地毯上的我并未被发现的原因。并且在仔细回想后，我发现现在的世界比昨天的世界慢了不少一筹。

在一一制止了珊雨报警，去医院和诉诸神秘学的冲动后，冷静下来的我们面对面无言坐在了餐桌两边。一番风波后的我决定用笔写下我想说的话，毕竟珊雨读起东西是出了名的一目十行。而平时珊雨雄辩滔滔的话语也变得清晰可察。“怎么办？”她缓慢地说着。短暂停顿后，我飞快地用笔表达出无能为力但肚子很饿希望珊雨能做顿饭的期望。一小会后，珊雨的神情放松了少许，微恼地斜了我一眼后转身一步步挪向了厨房。

星月交相辉映的夜晚我们在床上紧紧相拥，卧室里的星象仪在天花板上投射出虚假的星空，照耀着我们茫然的双眼，我缓缓地 and 珊雨说着你慢下来之后也真好看。她却眼圈红了起来一把搂住了我，把头缓慢却坚定地埋在了我的胸膛里：“一定还要给我做牛肉炒面。”我沉沉地嗯了一声。

“你保证。”

我又嗯了一声。不一会，珊雨紧搂着我的胳膊松了下来，我把头埋在她香水充盈的头发里，彷徨地思索着未来。窗外是沉默的星天。

...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家里像是被人洗劫了一番似的：各类家具被打乱了位置，地板也落满灰尘，甚至连厨房也没了滴水的声音，宛如一切都封缄在晶莹的琥珀里，栩栩如生却毫无生机。可身边的毯子却奇异地鼓起一个中空的包，轻轻按下去后却又缓慢地弹了回来，除了触摸空气和毯子的拉扯感外，在那毯子下面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但那形状分明是珊雨。

我一时急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没头苍蝇一样找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猛然抬头，却发现电子钟早已不再走动，而显示日期的荧字分明写着一个月后的日期。

最怕的结果成真了。

万籁俱寂的世界里一声轻响，好像什么东西裂开了。

四

现在回想起来，任何事情的第一次总是令人不安，更别提是这样离奇诡异的事件。直到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一些事实。比如在我醒着的时候，时间是不会流动的；比如间隔总是一次比一次长：上次是一个星期，这次就是半个月；比如我在醒着的时候，是见不到人的，但除了人之外的东西都见得分明。而人也不是消失了，只是我见不到，也摸不到。

在时间停止的世界里，是没有电的。我像是最后的阿米西人一样活着。和珊雨的交流限于纸面。每次醒来的时候总能看到比以前更多的回信，上次醒来看到的是三段，这次可能就是五段了。有时候我会无聊地想，这倒和小学生的互传纸条聊表心意很是相似。珊雨很想我，我也很想她，我知道我们就在彼此的身边——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是在晚上醒的——但我们像是活在一个恶趣味的平行世界，彼此毫不相干。所以我们约好了，睡的时候务必盖着一条薄毯，这样起码能看见彼此的形状。她会在我的要求下按时打印自己的相片放在桌上。有了更多的时间，我甚至能帮她思考新撰小说的情节，或者思考以前不会思考的哲学，有时候还会拾起落灰的吉他故弦重弹。

也有的时候，我会在无人的上海大街上宣泄似地狂奔，在楼顶高歌或是大吼；有时候我会心血来潮，戴上手套打开未上锁的车，在城里全速兜上一圈然后停在原地。但最后我依旧会身心俱疲地回到家里，打开满满一柜的兴奋药片，服下几粒看着薄毯凸显出的珊雨的形状，强撑着度过过载神经支撑的几个小时，然后昏昏睡去。

可时间不会等我。

从几天到几个月，到几年，几十年。相片里风华正茂的珊雨，眼角和嘴角也慢慢有了微微的皱纹。可对于我来说，只是睡了十几次而已。我无数次地劝着珊雨别管我了，可她不听：毕竟她性子一直很拗。世界就在我沉睡时悄悄流动，转动着没有我存在的庞大齿轮，然后在我醒来时留给我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

终于有一天，纸上出现了一行字：我爱你，可我等不下去了，如果一年后你还没有回来，我就走了——珊雨。

我记得那时候的珊雨已经是一个盛名压身的作家了，家里似乎也因为她的年龄的原因步步紧逼，让她长期生活在轻度抑郁的氛围里，她可能快要撑不住了。我还记得当时是白天，床上的薄毯已经换了好些条了。整齐地叠着，没有她的影子。我捏着那张纸，一句话也说不出，像是被什么东西魔住了，因为我知道下一次醒来绝对不会是一年内。

好久之后我觉得下楼散个步，沿着我和珊雨以前走的路。

好多建筑都变了样式，仿佛是几个久别的朋友重逢，几个化了妆显得别有风致，有的因为久病缠身恹恹不乐。一个一个电线杆从眼前缓缓掠过，上面贴满了陈旧的寻人启事，都是我的。那天的阳光像极了我和阿东的最后一面时的样子。那个酒吧却早已变成了一个理发店。和珊雨走过的喷泉铁管生了锈，石头水池里头也布满了沙土杂草——那片广场已经许久无人问津了。

我看着这一切，身体深处有一股冲动想要紧张，想要绷紧脸上，背上，腿上，全身每一块肌肉，可又无缘由地无能如此，于是我渴望而无力地存在着。

我不知道下一次醒来该怎么办，也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看着空无一人的世界，我知道那里本应该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看不见他们的同时，我也看不见我在乎的人了。如果能重来……

我摇了摇头，掉头朝家的方向走了回去。

可上楼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很不对劲的感觉：对门的301室从来都没搬走过，门前的地毯也从来都是崭新赤红的，宛如从来没有旧过一样，上面用英文清清楚楚地写着：随时。可今天不一样，我亲眼看着，那门在我面前一点一点敞了开来。

我怔了很久，又看了看那块写着“随时”的地毯，一咬牙推门走了进去。

门里的世界让我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明明是白天，里面却是一片漆黑，四下弥进眼里的只有沉沉的黑，只见得到眼角似有一大块的光亮。抬眼看去，却是一方窗子，外面是层云烘着的圆月，大得让人不安。而窗子的前面摆着一把椅子，影子被拉得很长

混沌的大脑想也想不出个头绪，只模糊地记得某年前某人似曾说过，有些时候身体比脑子更晓得该做什么。念头未熄，屁股就已经坐上了那把窗前的椅子。对着面前硕大的圆月，我有种要散架的感觉：这些日子让我这个实打实的怀疑论者彻底崩溃。如果这个疯狂的世界还有神，那眼前的圆月可能就是了。

一瞬间，一种奇特的感觉溶解了我，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眼前的月亮在和我交流，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就像是一刹那间理解了彼此。而月亮在问我：

你后悔吗。

一个模糊的语句，没有特指某人或是某事，但我心知肚明。

未等我回答，月亮又“问”：

如果一切重来，你愿意吗。

这时候开始记忆就模糊了起来，只缥缈地记得好像我在疯狂地大吼，好像眼睛里的地平线无数次颠倒。有干燥尘土的腥味，还有两颊火样的烫。然后便是黑暗。

五

等到再清醒时，眼前的月亮依旧，但窗子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夜风凉凉地穿过我的身体，喉咙干渴，眼睛温热。

“你醒了。”

扭头一看，月色里站着一个人，脸被映得棱角分明。无数回忆排山倒海似的涌来，无数的眼睛眉毛鼻子颧骨交融相汇，终于堆出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

“阿东？”

他笑了，向我伸出手来，我懵懵地被他拉起来，一时不知所措。他在我背后推了一把，说，

“去吧，趁还来得及。”

见我不动，他笑容不减，大步走到门前一把拉开，大蓬的阳光争先恐后地涌了进来。阿东半个身子倚着半开的门，歪头笑着看着我。我梦游似的越过他，迈过门槛走了出去，站在那块大大写着“随时”的地毯上。看着游尘在夕阳的光里浮浮沉沉，感到一阵浓浓的眩晕。

“真的吗？”我回过头。

阿东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依旧微笑着。我往前一步，一时间甚至记不得面前的门是不是它应有的样子，但我还是伸出手来，带着少许的犹豫对着门重重叩了两下，随即退了一步，屏住呼吸等着。

……

脑子完全不受控制地想象珊雨开门的情景：无框眼镜后的一双眼睛，带着微微的眼袋微微地眯成一弯，她会不会扬着脸笑着说，你回来啦；她会不会愣在当场然后扑我满怀，像只树懒一样挂在我身上；会不会……

久久平静的心慢慢地跳起来，越跳越快，我甚至听得到它的雀跃，清清楚楚。

但这寂静里，我也只能听到它的雀跃。

半分钟过去了……又过了十秒……十秒……

我沉不住气了，猛地回过头去，

“怎么……”

后头一片空旷，没有门也没有阿东。

墙。

空荡荡的墙。

心里一大块东西似乎一瞬间没了。

我顿觉天旋地转，再也按捺不住，断线木偶似地瘫坐在地，大哭起来。

哪会有那么好的事呢，我抬起头，清晰地感觉着泪水淌过嘴角。我在笑，但一定是所有笑容里最难看的那个了。

假如当初……

可我的思绪还没扬起来，就被一声突兀的吱呀声毫不留情地打断。紧接着是一个熟悉的声音：“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敲门没应是因为我在睡觉，干嘛非得……诶？你怎么了？没事吧？受伤了吗？让我看看？没有？那……”

剩下的话被堵在了嘴里。

我站起来一把把珊雨搂在怀里，顾不得满脸的泪水，按着她的后脑勺就深深地吻了下去。珊雨眼睛里的惊讶都快要溢出来了。

“这是什么新套路吗？想不到你……”

还没等她喘过气，半句话又被堵在了嘴里。

……

时间被拨回了那个周四，夕阳还是那副不甘情愿的样子，明天也依旧有一场差点被忘掉的联赛，酒吧的玻璃门上依旧印着星河样的水渍。只不过这个周四里没有阿东，剩余的千千万万个周四里，不会有也不会再有。

那天晚上，我坐在珊雨旁边看着她噤里啪啦，一眼不眨地端详着她，直到把她看炸了毛。

……

第二天，周五。

“所以301室的人到哪去了啊？”

“我们就住在301室好不好？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

“说实话，在想着换一个工作。”

“然后呢？”

“然后好好生活，好好爱你。”

“你真肉麻。”

“……”

“但我还挺喜欢的。”

“耶。”

“要不要去喝长岛冰茶？”

“加黑冰？”

“那样最好了！”

我推开门，夕阳里对面空荡荡的墙前突兀地摆着一块绛红色的地毯，上面大大地写着：

Carpe Diem

我头一低，笑了。